

## 第八回 慧文君識眼辨真才

詩曰：

琴聲曲曲動文君，識得當年司馬心。  
自古佳人懷古士，由來才子遇閨英。  
靈機一片原相照，慧眼千秋好細尋。  
鳳鳥於飛風自合，等閑豈許俗禽侵。

卻說劉有美已抄襲了柳友梅的詩，送到學中。次日，周榮就將張良卿的倒換詩，一同有美混雜送進，真個神不知鬼不覺。把柳友梅一個真正才子的名字，反暗裏遺落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如玉小姐自梅公去後，就住在雪太守衙齋，終日與瑞雲小姐一處。梅小姐見雪小姐顏色如花，才情似雪，十分愛惜；雪小姐見梅小姐詩思不群，儀容絕世，百般敬重。平日間，不是你尋我問奇，便是我尋你分韻，花前清畫，月下良宵，或同行攜手，或相對憑欄，如影隨形不離頃刻。說來的無不投機，論來的無不中意。祇是如玉小姐因想著父親遠任，又聞閩寇未寧，每每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或是思量了，或是說及了，生生掉下淚來，枕席間亦每有淚痕。雪小姐時常來勸慰他，祇是至情關係，哪裏放心得下。正是：

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  
顰首有意，不語誰知。

一日，梅小姐新妝初罷，穿一件淡淡春衫，叫侍兒朝霞跟了，走到亭中曲欄邊海棠樹下摘花。祇見一雙粉蝶輕輕的飛過牆來，點綴著春光十分蕩漾。那侍兒朝霞道：“小姐你看，好一對雙飛的蝶兒。”那梅小姐注目一看，笑道：“果然好一對雙飛蝴蝶。”朝霞就將扇兒一撲，不料竟撲入梅小姐懷中，梅小姐道：“你看蝴蝶一般好有情也。”恰好雪小姐悄悄的走將來看見，微笑道：“閨中韻事姐姐奈何多要佔盡？今日之景，又一美題也。”梅小姐也笑道：“賢妹既不容愚姐獨佔，又愛此美題，何不見贈一詩？便平分一半去矣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分得固好，祇恐點染不佳，反失美人之韻，又將奈何？”梅小姐道：“品題在妹，姐居然佳士，雖毛遂復生，亦復何慮？”雪小姐忙取紙筆，題詩一首，呈與梅小姐看。祇見上寫著七言絕句一首《美人撲蝶》：

繡罷春綃意惘然，淡煙籠日媚花間。  
閑將團扇招飛蝶，似愛雙飛故倍憐。

梅小姐看畢，歡喜道：“瀟灑風流，深情遠韻，令人思味無窮。若賢妹是一男子，則愚姐願侍巾櫛終身矣。”雪小姐聽了，把眉一蹙，半晌不言，說道：“小妹既非男子，難道姐姐就棄捐小妹不成？此言殊薄情也。”梅小姐道：“吾妹誤矣，此乃深感賢妹才華，欲得終身相聚而恐不能，故作此不得已之極思也。正情之所鐘，何薄之有？”雪小姐道：“終身聚與不聚，在姐願與不願耳。你我若願，誰得禁之而不能？”梅小姐道：“慮不能者，正慮妹之不願也；妹若願之，何必男子？我若不願，不願妹為男子矣。”雪小姐方回嗔作喜，道：“小妹不自愧其淺，反疑姐姐深意，真可笑也。祇是還有一事，我兩人願雖不遠，然聚必有法，但不知姐姐聚之之法，又將安出？”梅小姐道：“昔日娥皇、女英同事一舜，姐深慕之，不識妹有意乎？”雪小姐道：“你我才貌雖不敢上媲皇、英，然古所稱閨中秀、林下風應亦不愧，但必配得一個真正才子，方諧夙願，不知何日相逢。”雪小姐道：“湖上之吟，言猶在耳；舟中之句，何日忘之。姐姐難道倒忘了麼？”梅小姐道：“非敢忘也，恐良緣不偶，好事多磨耳。”雪小姐道：“松柏歲寒，不改其操；梅花雪壓，不減其香。自古貞妹靜女，此心始終不渝。此十年待字，大易所以著有貞也。況天下事，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。昨聞爹爹說學裏詩篇，祇在早晚送來。或者天緣有在，此詩也送進來，不遠在千里，便近在目前乎？”朝霞從旁聽見，也笑說道：“我看此生臨去，以目送情，將心致意，一定也是鐘情人，自然良玉顯投，必不明珠暗棄，二小姐不須過慮。”言未了，一聲梆響，門上扛進幾隻卷箱，就是學裏送來的詩箋在內了。二小姐聽見，忙叫朝霞去看來。

朝霞去不多時，隨與使女取進內房，朝霞把卷箱開了，二小姐忙取詩箋，大家展玩，翻來翻去，並無一首中意的。直看到後面，祇見一幅花箋寫著兩首詩句，二小姐忙看一遍，分明就是湖上相聞的。忙看名字，卻寫著山陰劉斐然題。二小姐疑心，便在錦囊中，取出湖上相聞的詩句，出來一對，卻喜字字不差。原來這日湖上聞吟之後，二小姐各各有心，都暗記了柳友梅的詩句。回去便把二詩寫出，將白松綾子繡成兩幅鴛鴦錦箋，珍藏在身。

到這日取出來同看，看來詩句一般，祇是字跡可厭。梅小姐道：“這詩果然和得風流俊逸，自然是個出色才人，細玩其詞，當是林和靖、李太白一流人物。祇是字跡污濁，並無妍秀之氣，若出兩手，恐有抄襲之弊。”雪小姐道：“這詩不獨上下限韻，和得絕不費力，而情辭宛轉，詩句清新，其人之風流郁雅，如在紙上。祇是妹也疑心，既是才人，必無能詩不能書之理，都恐其中還有假處！”一邊說，一邊又翻倒後邊，又見一幅花箋寫著兩首詩。二小姐同看了一遍，梅小姐道：“那首詩卻也做得清新俊逸，與前兩首倒像一個人所詠，畢竟也是個風流才子。”雪小姐道：“祇是詩句雖像出一手，字跡又一般穢惡，恐怕又非真作，”忙看後面名字，卻寫著錢塘張白眉題。朝霞聽見二小姐在那裏彼此相疑，便說道：“朝霞雖不知詩中意味，但其人之風情韻致，我朝霞目睹的。必竟詩思不群，字體有致，必無相反之理。”三人互相議論，祇因字跡醜陋，便惹起許多疑惑，正是：

閨中兒女最多情，一轉柔轉百慮生。  
忽喜忽愁兼忽憶，等閑費殺悄心靈。

二小姐又看到後邊，又檢出第三幅詩箋，上面卻祇寫得一首《春郊》。二小姐看了，忍不住祇管冷笑，忙看名字，卻寫著山陰柳月仙題。雪小姐道：“這樣胡言也送了進來，忒也可笑。”細看字跡，也一般的寫不像樣。梅小姐道：“看來詩中俱有疑惑，要辨真假，除非面試耳。”朝霞道：“老爺自然還要面試，待面試時便一任妍觀難逃秦鏡了。”

正說話間，忽聽得一聲鼓響，雪太守已退堂。二小姐忙收拾詩箋，將二幅好詩放在一邊，將那看好玩的也放在下面，好與雪太守看。

不一時，雪太守進來，看見二小姐在那裏看詩，便問道：“你姊妹二人在這裏選詩，中間有幾個有才的？雪小姐道：“詩句雖多，真才卻少。”雪太守笑道：“難道越地人才，不足邀你二人一盼麼？”梅小姐就叫朝霞將這幾幅詩箋呈在案上。雪太守隨展開第一幅詩箋，看未終篇，便驚訝道：“此異才也，吾目中不見久矣。不知何處得來，卻為你二人選出。縱有英妙，自當讓此生出一頭地矣。”忙看姓名，卻寫著山陰劉斐然題。雪太守道：“原來異才，反出在山陰！我記得前日面見學院，他對吾說，山陰柳友梅是越中第一個才子，本院在京時已聞其名，今尚未曾面見，這姓劉的卻也在山陰，莫非就是那柳友梅麼？祇不知他可喚做這個名字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孩兒輩也在這裏疑心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有甚疑處？”雪小姐道：“孩兒輩疑其詩句雖佳，字跡可厭，其中恐有抄襲之弊。”雪太守暗點點頭。又看到第二幅詩箋，卻寫著錢塘張白眉題。看了一遍，也極口讚道：“得此詩可謂既生瑜，復生亮矣。與前詩並驅中原，尚未知鹿死誰手，祇可惜字體一般都不佳耳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後邊還有一個姓柳的，也是山陰人，字法也不佳，詩句更可笑。”說罷，便把第三幅詩箋呈與雪太守道：“爹爹，你道可好笑麼？”雪太守也不待看完，便道：“何物狂生！如此胡言，也送到本府這裏來！可笑，可笑！”雪小姐道：“看來詩句可疑，爹爹卻如何區處？”雪太守道：“這個不難，祇消我明日面試一番便知端的矣。況他二生，詩才雖美，不知文行何如？若祇是詩詞一路，而於舉業空疏，品行不立，後面止流入山人詞客裏去了，也非久大之器。我所以必竟還要面試一番。”二小姐道：“爹爹所言，深得觀人之法，如此最好。”三人談笑間，忽一聲梆響，傳進一道文書。雪太守看了，原來是學院發考科舉的牌。雪太守看過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也不必另行復試了，就此錄科一事，便好詳察真偽矣。”隨之吩咐禮房準備試卷，限即日親臨考試不題。

正是：

流水高山思轉深，玉堂金馬器難沉。

文君已具憐才眼，司馬何愁空鼓琴。

畢竟雪太守面試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飛花艷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